



炉边诗话

金性尧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炉边诗话: 精选本 / 金性尧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8

ISBN 978-7-5475-0290-7

I. ①炉… II. ①金…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评论-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4805 号

炉边诗话(精选本)

金性尧 著

责任编辑 陈闵梁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04 000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290-7/I·062

定 价 18.00 元

出版说明

1982年，作者为《书林》杂志开辟专栏，因起笔于冬日炉边，内容又多为历年编选古典诗集的心得积淀，故取名为“炉边诗话”。刊出后，即受到读者、学界的欢迎与好评。1986年初，应《书林》编辑部要求，作者将《书林》陆续发表的24篇随笔及同类作品30篇，结集成书，书名仍定为《炉边诗话》。

本书于1988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文章除见于《书林》外，尚有部分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及上海《新民晚报》，结集时均经作者重予修订。

本次出版依据上海人民版，精选其中的30篇，以飨读者。

中西書局

2011年8月

前言

这是一件百衲衣，也是从杂家铺子的零缣残帛中拾来的。想不到会塞进书市的角落。姑且当作闲书看。只是这一回，却是由别人来穿针引线。无需感谢，这原是出版社编辑的天职，但没有编辑的缝制，这本小册子就难以露面。但愿今后编辑自己穿的衣裳也能挺刮些，柔和些，免得看起来寒酸相，自然也不必显得峨冠博带的样子。

给《书林》写稿，开始于1979年。“炉边诗话”则始于1982年。因为写时在冬天，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便随手取了这个名字。算起来，前前后后也有六七年了。对于去日苦多的老人来说，这六七年却不同于少壮时代的过程，就像每天撕下一张日历，薄薄一张纸，撕一张就少一天了。

由于应约写稿，只是想到就写，所以杂，所以乱，也谈不上什么“体系”。有些万口相传的名篇，例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也想写，却又觉得写上千把字而有新意也很吃力。唐宋诗话多了一些，因为我在完成《唐诗三百首新注》后，选注了《宋诗三百首》，利用接触过的资料，写下了自己的看法、感想。最后三篇可说是注释这两个选本时的札记。有些作品，倒是有话可说，由于篇幅关系，只得从略。如《诗经》，除已选的《七月》这一篇外，《大雅》的《生民》，也可看作最古的传奇文学。一个叫作姜嫄的女子，因为踏着上帝的足迹居然怀孕了。经过难产，孩子来到人间，不料却被母亲丢在树林和冰块里。上帝却一定要使这个孩子做一番大事业，就由仁慈的牛羊给他以奶汁，鸟翼为他御寒护暖。这个孩子终于茁壮成长，最后成为周朝的始祖后稷，万民敬重的农业之神。不能忘记，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发出过金子一样光彩的朝代，《生民》作者的文学手腕也真正令人惊奇。历史的长河不舍昼夜地流逝着，到了晚清，诗界里出了个黄遵宪。我对他诗歌艺术

的欣赏倒在其次，主要还是他诗歌中反映的广阔的新型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感。他到过好多地方，亚洲的、欧洲的社会生活，以至声光化电曾在他笔下活跃过，和以前的一些诗人比，黄遵宪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世界”的影子，他的作品因而也把人带进了另一个诗歌世界中。他的诗中也充满悲愤和感伤，却和宋明遗老诗中的所谓黍离之痛，沧桑之感不一样。说到世界，同样不能忘记，黄遵宪生活的晚清时期，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强横霸道的统治者，曾经欺侮过中国，道理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站起来，自己又确有许多不争气不文明的地方。可惜也因篇幅限制，没有对黄诗作为专题来谈。所以，从拙著的全书看，一方面没有开中药铺，另一方面，畸重畸轻、不成层次的毛病也很突出。

已经发表过的那些文章，这次都作了程度不同的修订，就是新写部分，隔了一段时期再看看，无论论点方面，资料方面，还是有好些地方需要修改，真是读不尽之书，求不全之知，改不完的错误，垦不光的砚田。在修改过程中，自然又要查检一些资料，由于东抄西袭的积习，也常

成为作茧自缚。如果没有几家出版社图书室同志的殷勤帮助,就觉寸步难行。这是个人著作,他们也可以给我以方便,然而应当明白,他们无此义务。秀才人情,也只能在纸墨间略抒数语而已。

光阴如箭,荏苒之间,寅年在望,大家又要高高兴兴地迎接大地之春了。本书大部分的修订和写作,仍是在炉边完成的,在将近夜半,寒意渐增的时候,有这么一点儿闪着红光的炉火,身心就要温暖得多,舒服得多。

金性尧

1986年1月15日夜

目录

前言	1
七月流火	1
曹操乐府诗	7
潘岳悼亡	14
陶渊明田园诗	20
辋川秋日	27
李白大梦	35
夔州古柏	41
杜甫与李白	48
风雪夜归人的“人”是谁	55
韩愈贬潮州	60
杨贵妃与李夫人	66

白头宫女·····	72
元稹悲怀·····	79
元白之交·····	86
两三星火·····	92
《无题》诗中男性的女性化·····	98
孤山梅花·····	104
诗人王安石·····	111
激流中的苏轼·····	116
苏氏兄弟·····	121
黄庭坚与洞庭湖·····	127
朱淑真的悲欢·····	134
沈园斜阳·····	142
西风门巷·····	147
吴中四才子唐寅·····	151
金圣叹绝命词·····	158
机声灯影的蒋家楼·····	166
黄仲则之死·····	172
九州生气·····	179
青蒲饮泣·····	185

七月流火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
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
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芣祁祁。女
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下六章略）

《诗经·邶风·七月》是描写邶地一年四季农业生活的
诗^①，所以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比作“一篇韵语的

^① 邶（也作邶）在今陕西彬县。但邶非周代国名，所以前人也以为邶诗不属于“国风”。

《夏小正》或《月令》”。写作时间在西周。旧说作者是周公，这连前人不相信，其实还是出于民间，也即“闾巷之作”。内容以衣食为中心，旁及风土时令、社会生活以及草木虫鱼。第八章里特写“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藏冰的地窖），说明当时已认识到冰块防腐作用。除了用于食物之外，还用于死者的尸体，因为古人对尸体是很重视的。

全诗共八章，属于《诗经》中的长诗部分，比起《大雅》的《绵》与《生民》，宗教色彩较少，抒情气息较强，文学价值也较高。为什么要从夏历七月说起？前人说，因为七月标志一年中上半年的结束下半年的开始，国君在这承前启后的时期“训农”，则年终和来年的农事无不包括，即所谓观往而知来。例如“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两句，便是未然之虑：如果无衣无褐，又怎能度过寒冬；不能度过寒冬，来年又如何手理耕具，足举田头呢？也就是要大家抓紧时机，不要懈怠。崔述在《读风偶识》卷四中说：“七月火虽西流，残暑犹存，距寒尚远，乃见星流即知寒之将至；先事而筹，则无仓卒之患。”（见《崔东壁遗书》）这固然言之成理。但我却另有想法，虽然别无根据。

七月的夜晚，暑意还没有完全消失，人们还要到原野里

去乘凉。忽然，一颗红色的大星向西面流去^①，高空里闪着强烈的光芒，如同宇宙之流萤，这种奇异的夜景恰巧被一位民间诗人看到了，从一刹那间视觉的刺激里，时间观念便通过空间观念而出现，诗人立即写下第一句的“七月流火”。接下来是省去八月，紧接九月，因为八月天还不太冷，九月才是秋风渐急的时候，才会想到“授衣”，黄仲则所谓“九月衣裳未剪裁”。诗也总是含有跳跃性的。九月之后，又略去十月而径说十一月、十二月。因为鬻发和栗烈那样风力，用在这两月中才恰当。第二章里于九月后又略去整整一个冬天，径说阳光照暖，黄鹂争鸣的春天。春天的影子已经在诗人心中跃动，诗人急于要为她歌唱了。

《诗经》里的语言，有不少是当时的口语，所以唱的时候，别人容易听懂。有些单字或词汇，在今天已经沦为“死字”，需要专家们去考证，当时却是经常在使用的活字。例如鬻发可能是大风触物的象声词，栗烈当也是象声，不一定是风猛烈得使人打寒战的意思。又如第七章里的“黍稷重穋”，在《鲁颂·閟宫》里也用过。就这四个字本字说，各有各的具体涵义，即每字下都可以用顿号隔开，如“重”字

① 七月流火的火指大火星，即荧惑星，色红。

(通“種”)的意思为后熟的谷物，“稊”为先熟的谷物，但在诗里只是谷物的泛称，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柴米油盐、风花雪月一样。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说：“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之意义又不同。”正可用来解释这些例子。又如第八章末句的“万寿无疆”，除本篇《七月》外，《诗经》中还有五处用过它。说起来历，不过是宴饮举酒时信口说的祝颂之词，多少带有混话味道。

本篇第二章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两句，古今学者理解全然不同。按照某些古人的说法，这“女”是已经订婚的上层女子，“归”是于归之归。她们在采桑时想到不久要远嫁异地，与“公子同归”，因而要与父母分离，心中不免伤悲。可是现代好多学者，也有将“同归”解为带着走或抢了去的，即指采桑女之遭蹂躏。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又将“许多野蛮民族的酋长对于一切的女子有‘初夜权’”的故事作比。但从西周时代的历史看，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固然已经存在，妇女之遭受污辱也是常见的现象。我们对周公制礼作乐那一套美化了的说法固然不能看得太认真，但这个时代毕竟和酋长统治的野蛮时代不同些。诗中的采桑女子，并

不是专指单独一个人，而是泛指几个人。那末，在人群众多的道路上，就可以公然抢走么？再说，这些女子既然心里已在害怕要被恶少们抢走，又何必出来采桑呢？我这样说，并不否认当时一些贵族公子对妇女有过丑恶行为，只是就《七月》这两句诗而论，把它解为像舞台上那些白鼻子的衙内的“强抢民女”实很难使人信服。

最近读了钱钟书先生《管锥编》那一册《毛诗正义》，在《七月》一目中就开宗明义地注上“‘伤春’诗”三字。钱先生还为此二语作了一千余字论证，引用了王昌龄、曹植、《牡丹亭》等有关“伤春”的诗句，其中引王氏“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尤深有启发。王诗从陌头杨柳而想到戍边的夫婿，《七月》中的女子则从明媚的春阳照着柔嫩的桑叶而想自己的婚事。诗中的女子属于上层妇女，当时出门采桑，也是很普通事情。钱文中又引宋李觏《戏题〈玉台集〉》云：“江右君臣笔力雄，一言宫体便移风；始知姬旦无才思，只把《豳》诗咏女工。”李觏因《玉台新咏》而想到《七月》中的采桑女，所以钱氏说：“亦有见于斯矣。”但诗中“殆及公子同归”这一句^①，从具体意义上究应

^① 殆通“迨”，和“及”同义；不作“大概”、“几乎”解。新版《辞海》、《辞源》皆引此诗作“赶上”解。是。

怎样解释才算圆满，还有待推敲^①。

最后是此诗中的历法，学者也有不同说法。一般以为这是夏历与周历并用，即七月、九月指夏历，一之日、二之日指周历一月（正月）、二月，也便是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就像现代民间仍有阴历、阳历兼用的。“一之日”即“在一月的日子里”的意思。一说全诗都用夏历，“一之日”是“十有一之日”（月）的省称，因为是诗，所以不好写作“十有一之日”；而十又是数字的终点，十之后必是一，故也可省去十字。

于右任有《夜读豳风诗》云：“陨箨惊心未有期，烹葵剥枣复何为？艰难父子勤家业，栗烈农夫祝岁时。南亩于茅犹惴惴，东山零雨自迟迟。无衣无褐思终日，苦读周人救乱诗。”于先生的原籍是三原，与豳同在陕北，诗作于抗战时期（1944），所以末两句这样说。

^① 前人以为“女心”两句，与《夏小正》二月的“绥多女士”有相似处，也有道理。

曹操乐府诗

如果把曹操看作一个皇帝，又从文学的成就上来看，那末，在历代帝王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除了作诗，他还懂方药，爱音乐，会写草书，下围棋，真说得上多才多艺，难怪他要以周公自居了。曹丕、曹植等的文才，自与曹操的熏陶和遗传有关，但曹操的父亲，却没有什么学问。曹操本人，年轻时游荡放纵，中年后南征北战，一直过着紧张的生活，而文学上却有此成就，可见他确有天才。他的“东临碣石”，可以说是山水诗的滥觞，王夫之所谓“未有海语，自有海情”（《船山古诗评选》）。他的散文如《祀故太尉桥玄文》，也是以诗人之笔来写的。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都是乐府歌辞，其中有的是模拟之作，有的却于悲凉中见性情。就当时文人写的乐府诗来说，却是写得最多的。这里先举《短歌行》第一首为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一作“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①。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四言诗本不易作，到了东汉，可以欣赏的作品已经不多了，曹操这一首，还是有其自己的面目，如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所说：“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唯曹孟德耳。”短歌之短，指歌声的长短，曹丕《燕歌行》所谓“短歌微吟不能长”。

这首诗具体的写作年代不详，当为急于建功立业、广求人才、设筵待客时所作。写时一面饮酒，一面听歌，一面构思，所以前人也说他前后不连贯。

^① 《管子》卷二十《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当是曹诗这两句所本。